

shijie jingdian wenxue mingzhu bolan

青少年版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Gang Tie Shi Len Yang Lian Cheng D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原著：【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编译：赵世蕾 童 丹

· 青少年版 ·



YZLI0890124165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俄罗斯)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
赵世蕾, 童丹编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5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 青少年版)

ISBN 978-7-5322-7255-6

I. ①钢… II. ①奥… ②赵… ③童… III. ①长篇小说 - 苏联 - 缩写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7325号

出 版 人 / 李 新

执行出版人 / 李明虎 游安良

美 术 指 导 / 翁子扬

封 面 完 成 / KINGRUN株式会社 (日)

丛 书 主 编 / 张 语 付 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青少年版

编译 / 赵世蕾 童 丹

责任编辑 / 申 军 胡维霞 汪玉萍

封面绘画 / 【日】森尚人

插图作者 / 孟敬林 曹尔刚

设计制作 / 王 超 落 叶

出版发行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合肥银联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开本 / 700×1000mm 1/16 印张 / 13.5 彩色插图 / 12幅

版次 / 2011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22-7255-6

定价 / 13.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俄国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于1933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通过描写青年保尔·柯察金在革命道路上的成长历程来告诉我们：只有在艰苦的革命中不断战胜敌人，战胜自己，把自己和祖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不畏艰险，坚忍不拔，百炼成钢。

本书的许多情节都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他和保尔一样，从小家庭贫困，参加革命后多次负伤，后来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历尽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作了这部至今仍闪烁着动人光芒的作品。奥斯特洛夫斯基提到这本小说的书名时曾经这么说：“钢是

在烈火里燃烧后再极度冷却而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斗争中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中从不灰心丧气。”

小说的故事围绕着保尔的成长历程展开，通过描写保尔面对牢狱之灾，面对残酷的战争，面对繁重的工作，面对真挚的友谊，面对甜美的爱情，面对无情的疾病，面对可怕的挫折时的种种表现，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这个钢铁战士的光辉形象。在讲故事的同时，本书还穿插了大量书中人物的内心独白，书信与日记，以及格言警句等，语言优美，富有很强的感染力。

保尔曾经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保尔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段话也成为许多年青人的座右铭。尤其是我们父辈那一代，几乎都受到过这种崇高而纯粹的精神的影响，将这段话牢牢地记在心上，烙印在脑海里。

本书自问世以来，就受到广大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一代又

SHI JIE JING DIAN
WEN XUE MING ZHU BO LAN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一代读者被它所教育、感动、鼓舞。保尔也成为社会主义青年一代中最光辉的英雄形象，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爱戴。

即使到了今天，保尔的精神也没有过时。每个时代都需要保尔这样的英雄，每个时代也都需要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我们要向保尔学习，在生活中不断磨砺自己，锻炼坚强的意志，树立远大的理想，并愿意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这也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初衷之一。

考虑到读者的年龄段，我们对全书的故事作了相应的改写和缩写，但仍力求在结构上保持原书故事的完整性，在叙述上维持原书的语言风貌。鉴于笔者水平有限，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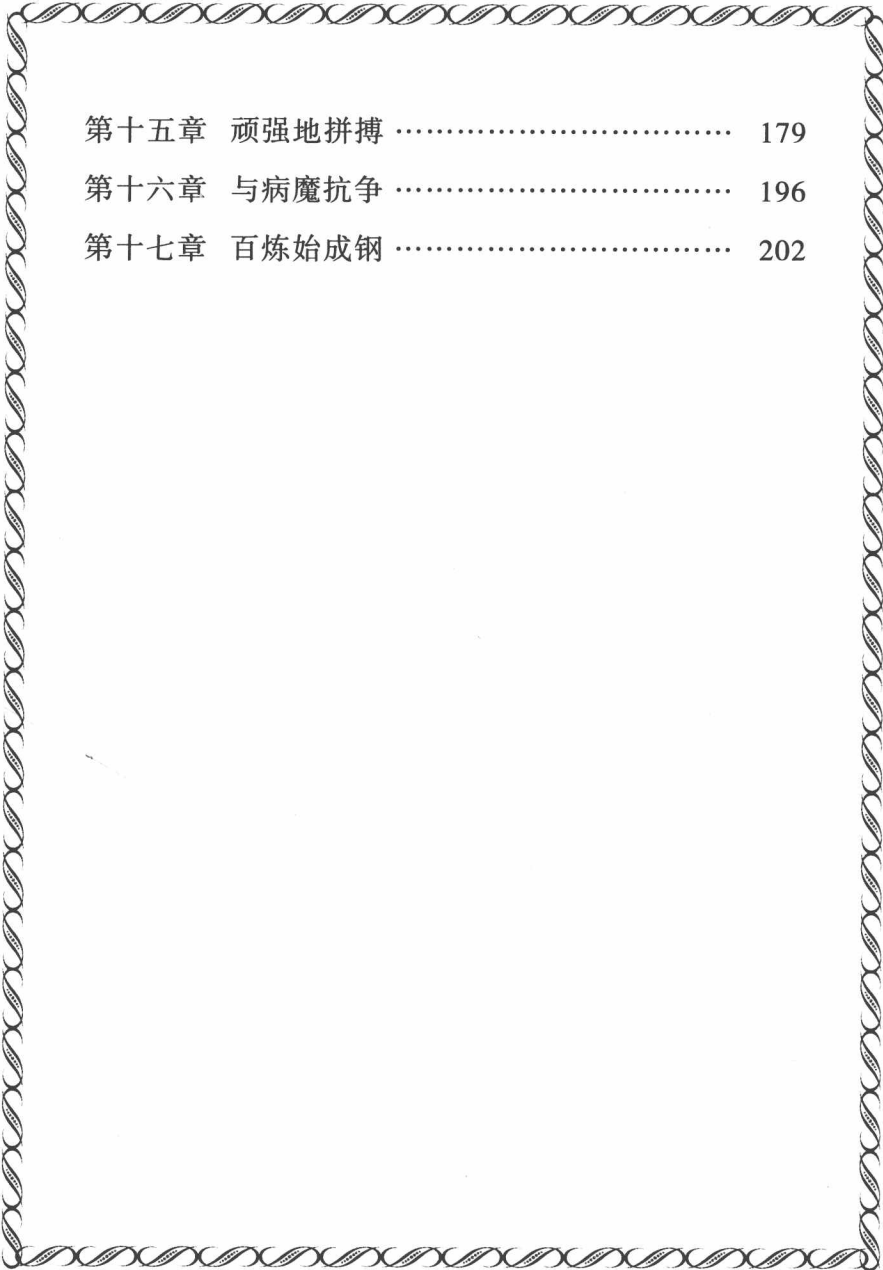
编 者

2011年3月




目录

第一章	被迫当童工	1
第二章	沙皇倒台了	11
第三章	初识冬妮亚	18
第四章	白色恐怖下	35
第五章	营救朱赫来	42
第六章	神奇出牢房	51
第七章	战斗的岁月	61
第八章	战胜了死神	68
第九章	火热的青春	80
第十章	苦战在雪原	89
第十一章	重返基辅城	104
第十二章	战斗在边境	124
第十三章	党内的斗争	158
第十四章	战友喜相逢	170



第十五章 顽强地拼搏	179
第十六章 与病魔抗争	196
第十七章 百炼始成钢	202



第一章 被迫当童工

肥胖的瓦西里神甫，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一个大十字架，凶神恶煞地扫视全班同学，然后大声说道：

“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四个男生心惊胆战地站了起来。神甫恶狠狠地对他们说：“小无赖，告诉我，你们谁会抽烟？”

四个孩子怯声回答：“神甫！我们……我们都不会抽烟。”

“哼！鬼才相信呢？那面团里的烟灰是从哪儿来的？把口袋都给我翻过来！快点！听见没有？翻过来！”

其中有三个孩子把口袋里的东西掏了出来，放在桌上。神甫又仔细地检查了他们的口袋，甚至连口袋里的缝隙都没有放过，但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他盯住第四个孩子：他长着一对黑眼睛，身穿灰衬衫和蓝裤子，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他就是保尔·柯察金。

“你难道是个木头人吗？”神甫严厉地说道。

保尔低声回答：“我没有口袋。”说完，他偷偷地摸了摸缝住了的口

袋！

“哼，没有口袋！给我滚出去！”他狠狠地揪住保尔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关上了门。

教室里一片沉寂，同学们都低垂着脑袋。其中，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曾亲眼目睹他把烟末儿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团上。

被赶出教室的保尔坐在学校门口最底下一层台阶上。他现在只想着一个问题——该怎么回家？他该怎么向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的母亲解释这件事情呢？一想到这里，泪水就不知不觉哽住了保尔的喉咙。就因为那次在圣经课上，保尔对地球是由上帝创造的说法向神甫提出了疑问，结果遭到了神甫一顿毒打，并由此埋下祸根。

第二天，母亲带着他来到学校里，请求瓦西里神甫不要开除保尔，可那凶狠的老头就是不答应。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把保尔领到了车站食堂，打算在那里为他谋一份差事。

车站食堂的老板年纪很大，他面色苍白，眼睛无神。他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保尔问道：“他几岁了？”

“12岁了。”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每月8卢布的工钱，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一天一宿，在家休一天一宿，可是不准偷东西。”

“啊，不会的，老板，决不会的！我保证保尔不会偷任何东西。”保尔的母亲连忙回答。

“好啦，让他今天就上班。”老板爽快地说，然后又转过身去，向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齐娜，把这个小孩带到洗刷间，叫佛罗霞安顿他，顶替格里什加。”

齐娜把保尔领到了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人身旁，拍着她的肩膀说：“佛罗霞，这个小伙计是刚给你们雇来的，预备顶替格里什加的。你告诉他该干什么。”

然后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叫佛罗霞的女人对保尔说：“她是这里的领班，你得听从她的安排。”说完后她便转身去了食堂。

保尔看着站在他前面的佛罗霞，等候着她的吩咐。佛罗霞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把保尔上下打量一番，好像在估量他能否称职似的，然后她卷起那只松散下来的袖子，用一种很动听、很深沉的声音说：“小弟弟，你干点杂活儿。就是这口大水锅，在清早你就要把水烧开，要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你也要劈柴。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由你照管。然后，太忙的时候，再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弟弟，活儿够多了，你会忙得满身大汗的。”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来都没有这样卖力过。他知道，这里跟在家不一样，在家即使不听母亲的话也行，可在这里却是不行的。况且那个斜眼的堂倌说得很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使劲地朝那两个大茶炉鼓风，于是，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很快就冒出了热气。接着，他又把一桶脏水倒在污水池里，然后把湿木柴堆到大锅旁边，又把湿抹布搭在烧开了水的茶炉上烘干……

他就这样一直干到了第二天早上7点钟，通宵不停的劳动已经弄得保尔筋疲力尽了。于是，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那个眼神放肆的圆脸蛋男孩。

这个男孩看到一切都弄得妥当了，茶炉里的水也烧开了，就把两只手插到口袋里，紧紧地咬住牙关吐出了一口唾沫来。他带着一副傲慢的神态，斜着白眼瞟了保尔一眼，然后用命令般的腔调说：“喂，小鬼！记

住，明天早上6点钟来接班。”

“6点，为什么？”保尔问，“换班时间是7点。”

“谁想7点换班，就让他7点换好了，可你得6点来。再说废话，小心我打肿你的狗脸。臭小子，刚来就摆架子！”

那些正做着其他事儿的女工们，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那个孩子盛气凌人的话语和无理取闹的态度激怒了保尔。他逼近那个接班的孩子，真想狠狠打他一个耳光，可又怕第一天上工就给开除了，于是才控制自己没有动手。

保尔气得满脸发紫，说：“火气别太大，你别吓唬人，否则，你决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明早我7点来！你要打架的话，我奉陪。你想试一试，那就请！”

对方向后退了一步，满脸惊讶地看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根本没想到会碰上这么大的钉子，于是便有点不知所措了。

“那好吧，咱们走着瞧！”他支支吾吾地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保尔迈步走回家，他感到已经是个大人了，已经用诚实的劳动赢得了休息权。

此时，母亲正在院子里，她一见到儿子回来了，慌忙上前问：“怎么样？”

“挺好。”保尔一边回答一边从开着的窗户里，看到了阿尔焦姆宽阔的脊背。

“怎么，哥哥回来了？”保尔问，他不觉心里一阵发慌，因为他有点儿怕哥哥。

“你大学毕业啦？你已经满肚子学问了，现在却干起洗盘碟的活儿，

是这样吗？”阿尔焦姆问。

保尔两眼盯着一块裂开的地板，不敢说话。阿尔焦姆从桌旁站起来，走进了厨房。保尔松了口气，心想：不会挨打了。

吃饭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保尔说：“弟弟，你应该学一门手艺。现在你还太小，一年以后，也许机车库能收你。我已经转到这里干活了，母亲以后再也不用去当用人了，不能再让她见到什么样的浑蛋都得弯腰。保尔，你要争气！”

说完他站了起来，挺直了高大的身躯，顺手把搭在椅背上的外衣穿上，然后对母亲说：“我有事要办，出去一个钟头。”边说边弯腰过了门楣，走了出去。

车站食堂每天24小时营业。有五条铁路线在舍佩托夫卡中继站并轨。所以，车站里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在夜里两班车间隔的两三个钟头才稍微清静点儿。在这个车站上，进进出出的火车上百列，由战线的这一方调到战线的那一方。无数的伤兵被从前线运回来，而一律身穿灰色军大衣的新兵又像洪流似的不断地被送往前线。

保尔在食堂一干就是两年，在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是厨房和洗刷间。在那个地下的大厨房里，工作总是极度紧张。那儿有二十几个人在干活，十个堂倌不停地从食堂到厨房来回穿梭，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在这两年里，保尔的工钱由8个卢布上升到10个卢布，人也长得高大壮实了。

在这两年中，保尔受了许多磨难：他在厨房里给厨子当下手，让煤烟足足熏了6个月，后来，又被调到洗刷间去了。因为保尔不服驯，那个厨子头儿不喜欢他，他生怕保尔为了报复他的耳光而戳他一刀。当然，如果

保尔干活不卖力，他们早就把他撵走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他似乎并不知道累。当食堂最忙的时候，他就像疯子似的，端着盘子一步跨四五级台阶，在食堂和厨房间来回忙碌。

每天夜里，当食堂两个餐厅的吵闹声静下来的时候，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仓库里，开始“幺”呀“九”呀地大赌起来。有很多次，保尔看见赌台上摊着许许多多的钞票。虽然看到这么多钱，但是他一点也不惊讶，因为他明白，只要他们每个人当一个班就可以捞进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费，客人们每次给他们半卢布或一卢布是常有的事。于是，他们就大吃大喝，连喝带赌。

保尔对他们简直恨之人骨。他心里想：这些该死的浑蛋！像阿尔焦姆，一个头等的钳工，每月才赚48卢布，而我呢，只赚10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夜就捞到那么多！为什么呢？难道他们挣到了钱就要把这些钱都喝掉、赌光吗？

保尔认为，他们这些人也跟老板一样，是他的敌人。这些坏蛋，虽然他们在这里侍候人，可是他们的老婆孩子却都像富人一样在城里大摇大摆。他心里明白，任何一个洗家什的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愿意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她们的身子卖给食堂里有权势的人，那么她们绝对不可能在食堂里长待下去。

保尔已经窥见了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从那里，一阵阵腐烂的臭味儿夹杂着泥坑的沼气正朝他这个如饥似渴地追求一切新鲜事物的孩子扑过来。

阿尔焦姆一直想把弟弟引荐到调车场去当学徒，但没有成功，因为那里不收15岁以下的少年。然而，保尔做梦都想有一天能摆脱食堂这个鬼地

方。是的，调车场那座被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已经把他给吸引住了。

保尔一有时间就跑去看阿尔焦姆，跟着他去检查车辆，尽量帮他一些忙。在佛罗霞离开食堂之后，保尔感觉日子更加烦闷。那个整天笑咪咪，总是那么快乐的少女已经不在，此刻，保尔才发现，原来他们之间的友谊是那么地深厚。

一天夜里，屋子里很安静，只能听见炉子里时时发出的爆裂声和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克里姆卡把最后一只平底锅擦得亮晶晶的，然后把它搁在架子上飞快地跑到上面跟保尔一道消磨时间。显然，这个厨房里的小学徒跟黑眼睛的小火夫保尔已经成了好朋友。

他一上来，就看见了保尔那忧郁的眼神。

过了一会儿，他问道：“保尔，今天你有点古怪……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保尔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回答，“我在这儿很难过，克里姆卡。”只见保尔放在膝上的两只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

“你今天为什么不高兴？”

“你瞧瞧这儿的情形！咱们就像牲口一样地干活，而得到的回报呢！谁不高兴都可以打我们嘴巴子，而且没人替我们说一句话。老板雇我们来替他干活，可随便哪一个，只要有力气，都有权揍我们。”

克里姆卡听了大吃一惊，赶紧劝阻道：“你小声点，要是有人进来，会让人家听见的。”

“听见就听见，反正我要离开这儿！这种地方……简直像地狱，骗子流氓成堆。他们手里都有大把大把的钱！却把我们当成畜牲。对待姑娘们，他们想怎样就怎样，只要哪个长得漂亮，不顺从他们，就马上会被撵走。”

“今天咱们不读书了吗？”他问保尔。

“卖书的人被宪兵抓走了。他们在那里搜到了一些东西。”保尔回答。

“为什么呢？”

“据说是政治的原因。”

克里姆卡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保尔，说：“什么叫政治？”

保尔耸了耸肩说：“鬼才知道！据说，谁要是反对沙皇，谁就叫政治。”

这是一月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干完了工作，准备回家，但是接班的人还没有来。保尔到老板娘那里，说他要回家，可老板娘却不放他走。他虽然已经很累了，可还是不得不留下来再干上一天一夜。

到了夜里，他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就在大家休息的时候，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保尔拧开了水龙头，可是并没有水。保尔猜想可能是水塔没有放水。于是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了一会儿。不料这一歇，他竟然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水龙头突然“咕嘟”、“咕嘟”地流出水来了，顷刻之间便注满了水槽，接着水就漫出了水槽，流到了洗刷间的瓷砖地上。洗刷间夜里向来是没有人的，所以流出来的水越来越多。水漫过了瓷砖地，从门底下流进了食堂。一股股的水流，从那些熟睡的旅客们的包袱和提箱下流过去，谁都没有注意到。突然水浸到了躺在地板上的旅客，那个旅客猛地跳起来，大声叫喊着，结果所有的旅客都被惊醒了，他们都慌乱地抢着自己的行李。整个食堂里顿时乱成一团。水仍不停地流着。

斜眼的普罗霍尔（厨房的堂倌）听到旅客的喊声后，急忙跑了出来。

他跳过地面的水流，冲到门边，使劲把门推开。如此一来，原本被门阻挡住的水便迅猛地冲进了食堂。这时，喊叫声更大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便一齐跑进了洗刷间。

普罗霍尔直朝酣睡的保尔扑去，雨点般的拳头“噼里啪啦”地打在保尔的头上。保尔被惊醒了，他糊里糊涂的，只觉得眼睛直冒火星，全身都疼痛难忍。保尔被打得遍体鳞伤，艰难地回到了家。

第二天早上，阿尔焦姆阴沉着脸，皱着眉头，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于是保尔把前后始末述说了一遍。

“打你的人是谁呢？”阿尔焦姆生气地问。

“普罗霍尔。”保尔答道。

“好，你躺下吧。”阿尔焦姆披上他的皮短褂，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

阿尔焦姆快步来到了车站食堂，他对服务员说：“我能见见堂倌普罗霍尔吗？”

“请稍等，他马上就来。”服务员回答道。

“好，我等一下。”说完阿尔焦姆靠在了门框上。

只见普罗霍尔拿着一大摞盘子，踢开门走进洗刷间来了。

“他就是普罗霍尔。”服务员介绍说。

阿尔焦姆猛地跨出一步，一只铁钳似的大手紧紧地捏住了那个家伙的肩膀：“小子，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刚想挣脱肩膀，就已经挨了重重的一拳，跌倒在地。他挣扎着要站起来，然而第二拳更厉害，打得他趴在地上动弹不了。洗碗间里的女工们都吓坏了，纷纷躲闪。阿尔焦姆转身便往外走。普罗霍尔被打得满脸是血，疼得在地板上乱滚。